

五幕八場話劇

# 海 邊 青 松

孔 方 高 援 陳 述 編 劇

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 梅边青松

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）



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）

五幕八場話劇

# 海 边 青 松

孔方 高掇 陈述 編劇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 沈阳

## 序 幕

时 間：一九五八年。

地 点：福建前綫前沿陣地海岸上。

辽闊的东海，一望无边，碧綠的青松，矗立在海岸，海风吹过浪浪的波濤，送来了椰子的清香。这是美丽的祖国，强大的海岸陣綫——福建。在这里，驻扎着千万个和平战士，为了祖国的安全，为了远东和世界和平，日夜坚守在崗位上。

波濤冲击着巨大的礁石，巨石上一尊光輝的塑象，迎着朝霞，閃爍着金紅色的光芒，这就是人民的好儿子、烈火中的英雄——安业民。

一道柔和的光，投向舞台的左前方，朗誦者怀着崇敬而激蕩的心情，开始了他的演講。

朗誦者：同志們，我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，悼念祖国优秀的儿子——安业民。

年輕的海軍战士——安业民同志，在福建前綫，严惩蔣賊軍的战斗中，冒着熊熊的烈火，舍身救炮；在他身負重伤、痛苦难熬的时刻，又頑强的坚持了四十分钟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当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还念念

不忘前線的战友和激烈的战斗……

敬爱的安业民同志，你是党的忠实儿女、人民的好战士。你英勇頑强的高貴品質，永远給人以战斗的鼓舞；你对党、对祖国的无限忠誠，永远激励着我們前进！你的光輝榜样就象你所心爱的青松，永远屹立在海边的山崖上，迎着胜利的紅旗，迎着灿烂的太阳！

(灯光漸暗，一曲贊歌悠揚而起。幕緩緩而落)

## 第一幕

**时 間：**一九四七年秋的一个傍晚。

**地 点：**开原四寨子村。

**布 景：**村头安家的院子里，将要倒塌的破草房山墙，用根粗大的木头支撑着。低矮的破墙外边，是高低不平的小土坡和被炸毁的破房框，燃燒的木头还在冒着濃烟。一条蜿蜒小路，可通村里和村外。

**幕 启：**枪声象炒豆似的响个不停，在这激烈的枪声中，还不时傳來嚙嚙的炮声。

远处，隱約听見蔣匪軍罵人声、吆喝声、人們的恳求声和孩子們的哭叫声。

老梁急急跑上来，躲在破房框后，少頃欲下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跑到安家門前。

老 梁：(敲門)安大哥！安大哥！

安 母：（開門出來）老梁啊！怎麼的啦？

老 梁：現在蔣匪軍又進村啦！到處抓人修工事，趕快叫安大哥躲一躲吧！

安 母：他已經出去啦。老梁啊，你也快躲躲吧。

老 梁：好！我再告訴大伙一聲。（急下。安母欲進屋，安業民汗流滿面地跑上）

安業民：媽！

安 母：業民！（埋怨地）兵荒馬亂的，你老往哪跑啊！

安業民：我和小李子在房後藏着來的。（欲進屋又轉回）我爹呢？

安 母：他藏起來啦！

安業民：（拉着母親的手）那咱們也……（這時他發現國民黨押着一羣老百姓走過來了）媽，咱們走不了啦！

安 母：快！快進屋！（把安業民一把推進屋去，自己也隨後跟了進去）（抱女、小孩和老头，拿着鋤、扛着鎬，在國民黨匪兵的刺刀威逼下走上）

匪兵甲：（怒吼地）快点！快点！

匪兵乙：再慢慢騰騰的就槍崩了你們！

安 父：死了也痛快，省得遭這份洋罪！

匪兵甲：什麼？（啪的一槍把子，把安父打了個筋斗）我挑了你这老不死的，渾蛋！（又踢了幾腳，眾人圍上去）

匪兵乙：走！走！（人們怀着仇恨，含着滿腔的憤怒走下）

（從門縫向外窺視着的安業民，幾次想衝出去都被母親拉住，當匪兵走去之後，他猛的衝了出去，跑到爹爹的跟前）

安業民：爹！爹！

安 父：（慢慢睜開眼睛，望着安業民，不覺流下幾滴熱淚）業民……

安业民：（扶起了父亲）爹！快到屋去吧！

安 父：孩子！你要记住这笔仇恨哪！

安业民：（血从安父的额角流下）妈妈，血！

（安母从衣襟上扯下了一条布，走到安父跟前包扎）

安 父：（怒视着远处）多会才能把这些吃人的东西斩净杀绝！（走进屋去，此时，远处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，一个国民党匪兵端枪上，发现了支墙的木头，刚转身欲下，正好匪排长拎着皮鞭上）

匪兵丙：报告排长，这儿有木头。

匪排长：扛走！

匪兵丙：是！（奔向支撑山墙的木头，此时安父、安母、安业民等闻声而出）

安 父：老总，这木头可不能动啊！

匪排长：怎么不能动？

安 父：你没看……

匪排长：扛走！（匪兵又扛，安父急上前抱住木头不放，向匪排长恳求）

安 父：老总啊！你看这山墙眼看就要倒啦！全靠这根木头支着哪！

匪排长：（他又开两条腿，瞪大了眼睛，恶恨恨地）老乡！你放明白点，我们国军流血牺牲是为了谁？修筑工事又是为了谁？是为了打共产党，打共产党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老百姓，你懂吗！（又向匪兵）扛走！

安父、母：老总！老总！

匪排长：怎么，你们反对修工事吗？

安 父：这……

匪排长：扛走！

安 父：（又拦住）老总，你把木头一拿走，房子就要倒啊！你说房

子倒了，讓我們到哪去住啊！你可不能喪盡良心啊！

安 母：（也上前抱住木头）老总，你們可憐可憐咱們穷人吧！

匪排长：（惡毒地）老乡！你們反对修工事，就是反抗蔣委員長，就是他媽私通八路！

安父、母：（稍一愣，然后又扑了过去）老总！老总……

匪排长：老渾蛋，給你們臉不要臉。（向匪兵）扛走！（安父、母又向前去拦，安母被一匪軍踢倒，安父被匪排长的皮鞭抽打的往后退着）

安业民：（他聞到匪排长跟前，擋住了安父，大声地）你們为什么不講理？搶人家木头还打人？

匪排长：（被这突然的質問愣住了，少頃）打人？我打死你！（“啪啪”两皮鞭子，又踢了一脚）

（这时安业民不但不畏縮，还勇敢的上前抱住木头，并大声呼喊）

安业民：国民党打人哪！国民党搶……

（匪排长大怒，向业民开枪，业民倒下）

安父、母：业民！业民！

（安父抱起业民，安母痛哭不止）

（此时匪兵甲慌張跑上）

匪兵甲：报告，解……解……解放军打进村子来了！

匪排长：什么？

匪兵甲：解放军……

匪排长：（大驚）快！快撤退。

（此时，冲鋒号响起，喊杀之声由远而近，蔣匪軍狼狽逃下，随后一面紅旗迎风飄揚，一队解放军追过去，最后的王班长，看見安父、母啼哭，便停住了脚步）

王班长：（急走过来）老乡，怎么啦？

安 父：（見是解放軍）同志啊！我的兒子叫國民黨反動派把腿給打傷啦！

王班長：啊！（轉身向遠處喊）衛生員！

衛生員：（衛生員在遠處答：“有！”隨即跑上來）什麼事，王班長？

王班長：這個小弟弟叫蔣賊軍給打傷啦！趕快包紮一下。

衛生員：是！（給安業民包紮）

安業民：（蘇醒過來，望着王班長）你們是……

王班長：我們是人民解放軍。

安業民：（掙扎地站了起來）解放軍？你們……你們可來了！

（一頭撲到王班長懷裡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，响彻雲霄）

幕 落

## 第 二 幕

### 第 一 場

時 間：一個月以後，早晨。

地 點：同一幕。

布 景：安家，炕上堆着幾床陳旧的破被，地下放了一口褪了色的紅木櫃；門外院子里卻收拾的整整齐齐。

幕 啟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，响遍全村。王班長邊打掃院子里的冰雪，邊哼唱着這首歌。屋里的業民和李玉仁也坐在炕上唱着，他們唱不上來了，只得到院子里來找王班長。

安業民：王班長，你別掃啦！教我們唱歌吧！

安 母：（走出来）哎呀！王班长，天挺冷的，怎么又扫上院子啦！  
快到屋暖和暖和吧！

（三人陆实地走进屋来。王班长刚走到安母跟前，安母发现他的鞋已破）

安 母：王班长，鞋怎么啦？掉底啦？

王班长：啊！

安 母：脱下来我给你缝缝。

王班长：不用啦，一会我自己缝吧。

安 母：拿来吧，你还外道呀！在这儿就象到自个儿家似的。

（一边引着线）几针的活一会就完了。

王班长：好，我谢谢你啦！大娘。

安 母：谢什么呀！

王班长：（上了炕）来！业民、小李子，咱们从头开始唱。一、二。

（他们唱起歌来，当唱到八项注意的时候，王班长停下来）不对啦，  
不对啦，没有“的”字，是“八项注意”，记住啦！

安业民：记住啦！  
李玉仁：记住啦！

王班长：好！再从头来一遍。（又唱了一段，忽然发现小李子的小手枪）  
哎呀！小李子，你这个小枪子还不坏哪！

李玉仁：这是业民哥给我做的，你看象不象？

王班长：象！象！（反复地看着）

安业民：（看了看王班长身边的枪）怎么象也没有真的好。王班长，你使的是什么枪？

王班长：三八大盖。

李玉仁：上边发的吧？

安业民：（想了想）是不是从鬼子手里缴来的？

王班长：嘿！小鬼，懂得可不少呢，你长大了是不是也能去繳一支？

安业民：能！咋不能呢！（忽然想起一件事）噢！王班长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說地主、老財咋那么坏呢？

王班长：你說呢？

安业民：我？我說不好！

王班长：小家伙，还关心起大問題来了。那你就說說你們村里的地主吳老发吧！

安业民：吳老发他都坏出油了。小日本那陣，他帶人挨家搜粮食，往日本鬼子那儿送；国民党来了，他又給熊六軍送礼、請客、抓人、搶东西，村里人讓他踩的連气都喘不上来！……

李玉仁：（紧接着）还欺負我和业民哥哪！說我們是小八路。他真是个大坏蛋！

王班长：对！他們是一群坏蛋。可是你們知道不？在咱們老百姓的头上有三座大山。

安业民：三座大山？

李玉仁：哎呀！那不把咱們压坏了呀！

王班长：是啊，这三座大山是真重啊，压的咱們旁人几輩子都沒翻过身来。

安业民：（着急地）王班长，你快告訴我們，是什么样的大山哪？

王班长：这三座大山，一个是外国强盜，在村头墙上不是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嗎？就指的他們，就象欺負咱們十四年的小日本鬼子；另一个是地主、老財，就象你們村的恶霸吳老发这帮家伙；再一个就是国民党、蔣介石这群坏

蛋。这三座大山我們非推倒不可，不然咱們老百姓就不能翻身。我就是为了推翻这三座大山，才参加了人民解放軍。

安业民：王班长，我也要参加解放軍，你看行不行？

王班长：你太小了，等你长大了再参加吧。

安业民：到那咱能要我嗎？

王班长：能要，保險能要。

安 母：（縫好了鞋）王班长，你看这双鞋破的太厉害了，就是縫的再結实，走个三五十里路也得掉底。

王班长：掉底不要紧，用麻繩一系还能对付几十里路。

安 母：那“踢啦踢啦”的多碍事呀！（少停）沒有别的鞋啦？

王班长：还有双靸。

安 母：靸？那可太好啦！在冰天雪地里有一双靸穿，那是又輕巧又暖和……

王班长：大娘，穿那个玩艺干庄稼活还行，可是打起仗来就耽誤大事啦！

安业民：怎么耽誤大事呢？

王班长：唉！比如說我們追歼国民党反动派得日夜連續急行軍，不管冰天雪地，爬山越岭，一点不能拉下，你說要穿双靸，一走一滑，那不是把大事給耽誤啦！

（此时，老梁和妇女甲拿着紅布标語和紙花匆匆上）

老 梁：桂兰，你叫大家伙把会场好好布置一下。

妇女甲：好吧！

老 梁：秧歌队整的“火暴”一点。

妇女甲：献花的人找誰呀？

老 梁：那就交給你們婦女會吧！

婦女甲：好吧！（急下，老梁走進安家）

老 梁：王班長！

王班長：來！農會主任。

老 梁：你們幾點出發呀？

王班長：這個還不知道。

老 梁：你們一集合，我們就獻花呀！

王班長：還獻什麼花呀！

老 梁：你們在這兒住了一個多月，幫我們干了很多的事兒呀！

咱們就不用說別的吧，就說挑水、掃院子和撿糞吧，那是風雪不誤啊！也沒有什麼送給你們的，一人給你們戴一朵大紅花，表表咱們心意吧！

王班長：咱們在這兒也够麻煩鄉土的啦！

老 梁：王班長，你這說哪去啦！若不照你們打跑了國民黨反動派，解放了咱們這個村，你說，地主惡霸能斗倒嗎？農會能建立起來嗎？咱們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嗎？這真多虧咱們共產黨、毛主席和咱們解放軍哪！王班長，我告訴你吧，現在咱們大家伙勁頭可足啦！

王班長：好哇！

老 梁：這回有了牲口、有了地，再多上點糞，明年就來個大丰收啊，過幾年你再來看看，那變化可就更大啦！（少停）你看我嘮起來就沒完，我得去看看會場布置的怎麼樣啦，回頭見吧。（王班長送老梁下，衛生員上）

衛生員：王班長，連部找你有事兒。

安 母：小張來啦，快坐下歇歇吧。

卫生員：不累呀！

安 母：成天总跑蹓哪能不累呀！快脫鞋上炕坐坐。

王班长：大娘，我到連部去一趟。

安 母：好啊！

（王班长下）

卫生員：（走向安业民）我們要走啦！我再看看你的伤。

安业民：（一边打开綳帶，一边說）好啦，都封口啦。我这腿要不照你們給治，还不知道怎么样了昵。

卫生員：还疼不疼？

安业民：不疼。

卫生員：（向安母）小家伙，挺有骨气，受这么重的伤，换这么多次的葯，沒听哼一声。（从背包里拿出葯来）葯都吃完了吧？我再給你留几包。（向安业民）注意点，可別抻着。（向安母）大娘，我走之前再来看你老。我走啦！

安 母：不坐一会啦？

卫生員：不啦！（欲下）

安 母：我送送你。（送卫生員出門）

卫生員：再見大娘！（下，安母望着卫生員的背影）

李玉仁：业民哥，我也去換崗啦！

安业民：好吧！（急走进屋）

安 母：这才真正是老百姓的兵啊！一个比一个好啊！

（此时安业民在屋里翻找着东西，安母走进屋）

安 母：业民，你又翻什么？

安业民：那双胶皮鞋在哪儿呢？

安 母：噯呀！你找它干什么？也不能穿。

安业民：能穿。

安 母：大二指多，你怎么穿？

安业民：我有办法，一会你就知道啦！（跪下）

安 母：（自語）你有什么办法？（收拾屋里的东西，此时安父与王班长上）

安 父：王班长啊，要不照你有公事在身，我是非留你住几天不可呀！（推开门让王班长进屋）到屋吧！

王班长：（进屋）安大爷，等我們打完了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了全中国，一定到四寨子村来看你老人家。

安 父：好哇！坐吧，（倒水）来喝水吧。

王班长：謝謝你老。

安 父：王班长，你們打跑了国民党，解放了咱們村，保住了我这間小土房，又治好了业民的伤，不論从公从私，我是沒二话可說，就是一个好哇！

王班长：大爷，要是沒有老乡們的支援，我們是什么也干不成啊！

安 父：看你說的，咱們庄稼人是土命人心实，全村上下都异口同音的說，共产党、解放軍才真是咱們穷人的救命恩人，你說，不和你們亲和誰亲哪！

安 母：（从里屋走出）王班长，这就要走啦？

王班长：是呀！就要走啦。大爷、大娘，我在你們家住了这些天，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，我心里真有点过意不去，二位老人家对我有什么意見，請給我提一提吧。

安 父：意見？什么意見？哪有那么多意見哪！

安 母：你是成天到晚要意見，这回要走啦，得說些吉利話啦！

王班长：大娘，对解放軍來說，意見就是最好的吉利話呀！

(业民拿着胶鞋跑上)

安业民：王班长，这就要走啦？

王班长：是呀！就要走啦。

安业民：(拿起胶皮鞋)这双胶鞋你收下吧！

王班长：(一楞)胶鞋？

安业民：我是送给你穿的。

王班长：我不要。

安业民：不要？

安 母：王班长，这是孩子的一点心思，你把它收下吧！要不收下，业民心里也不好受。

安 父：对呀！这双鞋是我给他买大啦，就是再过几年他也不能穿，再说这是业民惦着你多打反动派，不论怎么说，你也得收下。

安业民：(又拿起来)王班长，收下吧！

安父、母：收下吧！收下吧！

王班长：好！我收下你们的礼物。(顺手从背包上拿起一双新靴鞋)我也没有别的送给你，这有一双新靴鞋送给你做纪念吧！

安业民：我不要。

安 父：王班长，你留天冷穿吧！

王班长：(故意地)你若是不要我的礼物，我也不收你的胶鞋。(少停)你收下吧！你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，等你长大啦，穿着它好好干活。

安业民：(接过靴鞋)好！我一定记住你的话。

(集合号声响遍全村)

王班长：我走啦！(背起背包)

安 父：(恋恋不舍地)以后可常来信哪！

王班长：一定来信。(走出門外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声起)

安业民：(猛地扑到王班长怀里)王班长！

王班长：(撫摸着业民)业民哪！等我把国民党反动派全打跑啦，再回来看你，教給你和小李子唱新歌，講新的故事。

(一面紅旗迎风招展，解放軍战士唱着雄壯的歌曲向远方开去，欢送的人羣招手致意)

王班长：再見吧！大爷、大娘！(隨战士下)

幕 落

## 第 二 場

时 間：一九五七年春。

地 点：同一場。

布 景：十年过去了，房子虽然还是那間，但是經過修繕，焕然一新，春节时候貼的“掀起合作化新高潮”，“建設幸福新农村”的春联，还如新貼的一般。墙上的毛主席象，围上了鮮紅的綢子，业民获得的奖状悬挂在象片两边。

幕 启：安母正坐在炕上給业民縫补着一双破靴靸。远处傳来的鑼鼓声，使安母停下活計傾听，少頃，又繼續她的工作，此时，金发和小英拿着大紅花和一条紅綢子跑上。

張金发：(进屋)大孀，业民哥哪？

安 母：(抬头看了看)金发和小英啊，他出去了，有什么事儿呀？

小 英：他走多大工夫啦？

安 母：不大工夫。(发现他們手里拿着的东西)你們拿这个干什么